

The top corners of the cover are decorated with soft, painterly floral motifs. In the top left, there are hints of pink and purple blossoms. In the top right, a more prominent pink flower with yellow centers is visible. The overall style is delicate and artistic.

爱上牡丹亭

李宏 著

A large, detailed pink peony flower is positioned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It has many layers of petals, with some showing a gradient from light pink to a deeper red at the center. The flower is rendered with soft, painterly textures.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上牡丹亭 / 李宏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063-8270-0

I. ①爱…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11705号

爱上牡丹亭

作 者: 李 宏

责任编辑: 秦 悦

装帧设计: 于文妍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51 千

印 张: 24.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270-0

定 价: 49.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子

河水如血色般奔涌而过漫过公路漫过桥梁，乡村的土地在脚下显得非常虚弱无助，船只已经停驶了，河面漂流着成群结队的废弃物以及木材、死猪之类的东西，河水在转弯处折头回来出现倒灌。简直抱着奄奄一息的父亲在乡村小路上急速地奔走。简直说：爸爸你要挺住，我们会有办法，你什么事也不会有，等你病好后我陪你去台湾旅游。

爸爸说：别费事了，我真的不行了，放我下来！

简直面对血色河流跪倒在地，泪流满面，汗如雨下，用拳头使劲地捶打着土地。

董冉将简直从梦中摇醒，一边用纸巾为简直揩汗一边小声说：简直你又做梦了！你的叫声惊恐万状令人恐怖，你吓死我了！

简直睁大眼睛盯着屋顶说：董冉，爸爸这次真的不行了，医生预计的上限到了，你明天跟简明的班主任请个假，我们回去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吧，爸爸这一生最爱的就是简明，我一天也等不住了，再等下去我会疯的。

董冉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好吧，再不回去，你的精神就要崩溃了！生死是上帝的事，我们还是听天由命的好。

稻田里的麦子已经一片金黄散发出浓浓的麦香，坡地里的玉米也长到了一尺多高吐出红艳艳的嫩绿，农家的土狗们在玉米地和麦田里追逐着撒着欢，无拘无束、旁若无人地做着性事，樱桃树上的蝉在发出不间断的烦人的鸣叫。

简直的父亲走了。这天中午阳光明媚，父亲走时正在喝简直弟媳为他特意煮的一小碗杂粮菜叶粥，粥很稀，漂着几片淡绿的青菜叶。父亲的精神头似乎还不错，只是眉头紧锁着，鼓着大大的眼睛，简直一点一点地用勺子将稀粥喂进父亲嘴里。

突然，父亲放了一连串响屁，天地间便突然天摇地动起来，父亲手上的碗在空中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后掉在了地上，菜叶粥泼了父亲一脸。天空霎时间暗淡下来，停电了，正在播放的电视也没有了信号。房顶的瓦片如同树叶般撒落到地上，村里的人都飞奔着冲向屋外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简明在院子里抱着妈妈董冉吼道：妈妈，太刺激了，如同过坐山车！

地震。这一天是五月十二日。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一天。那天南方的麦子已经快熟透，乡村被浓浓的麦香弥漫着，家家户户磨镰刀准备收麦的事全停了下来，乡下人都睁着惊恐的眼睛摁着砰砰狂跳的心脏。事后简直才知道，这场灾难对中国对四川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当时的简直只知道自己家的天空塌陷了，心里掺和着痛苦、解脱，身体里涌动着泪水、血液。

简直和弟弟简来、妹夫滕松巍将父亲从屋子里抬出来时，地震已经停止了，惊恐万状的家人们渐渐地从地震的惊吓中回到了现实。父亲有气无力地对惊魂未定的一家人说：我要走了！简直，你要照顾好弟弟妹妹和你妈！说完父亲在简直女儿简明的头上抚摸了一下，留给了这个世界最后一个笑容，这个笑容一点也不慈祥，甚至有点狰狞恐怖。简直和弟弟简来把父亲抱起来送进屋里的床上，只一刻工夫，父亲已经没有了体温。父亲死前如同一只蜷缩的猴子，父亲从猴子到人

又回归了猴子的体态。

简直的父亲死于癌症，直肠癌，便血便了半年。临终前，父亲一米七二的个头体重只有八十斤。简直没有眼泪。简直对号啕大哭的母亲、弟媳和妹妹说：别哭了，我们为他已经流干了眼泪，爸爸走了好，他生不如死的日子今天结束了。这一刻，简直很轻松，他再也不用为父亲的疼痛揪心裂肺。简直表面很镇静，内心却很慌乱，他得为这短暂的乱局理出头绪来，他仰头望望天空，天空黄黄的，空气中被地震扬起的尘土还没有散尽，有些刺鼻。简直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替代父亲成为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他必须得非常冷静地处理好这个家庭以后的每一件大事。简直让弟媳找来提前准备好的一大块白布撕成若干布条，分给家里的所有人：戴在头上，扎在腰上。女儿简明和妻子董冉惊讶地问：我们也要戴吗？戴上好搞笑的。

简直很生气地说：戴，必须得戴，你们是这家的孝子，从这一刻起，你们都得换掉花里胡哨的衣服，尤其要换掉简明穿的露脐装！别让村里人笑我们没有教养。简直很严肃，从来没有这样对女儿和老婆吼过。

女儿简明向妈妈董冉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说：我爷爷太了不起了，死得惊天地、泣鬼神！说完便蹿进门换衣服去了。简直心灵的天空是灰暗的，他脸上一点表情没有，先往自己头上缠了又往自己腰上缠了麻布白布，然后才指挥家里人出去请人报丧、搭建灵堂、杀猪、购买丧葬所需要的必需用品。简直让弟媳烧了一桶热水，和弟弟简来、妹夫滕松巍一起，将父亲身上的所有衣服剥光了，哥仨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地用湿布擦洗父亲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每个毛孔，让父亲干净轻松地回归他的天堂。

门外，母亲和妹妹悲凉凄切的哭丧声将父亲简长春去世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

院坝里弥漫着柏树枝和草纸燃烧的奇特味道。

妻子董冉和女儿简明在城里长大，没见过这场面，与爷爷也没有更深感情，娘儿俩受气氛感染流了几滴泪水便成了无事人一样待着，娘俩还时不时地说笑。简直很气愤也很无奈，便吩咐说：家里乱成一

锅粥了，我不要求你们哭丧，但你俩是孝子要严肃一点，不要让邻居笑话我们没有教养！

2

洪依彪正在电脑上偷偷地陶醉于他的音乐剧呢，直属财务处曾会计带着管理处处长敲开了财务部副总洪依彪的办公室。

曾会计有些为难地将一摞发票报销凭证推到洪依彪面前说：洪总，这些票据中有一些存在问题，要么来源不合理，要么现金结算没使用支票，要么是白条子。您看怎么处理？

洪依彪抬起头来神色严肃，随手拿起一沓报销凭证翻看，屋子里静得只能听见翻动纸张的声音。

洪依彪盯着管理处处长说：这些都是张好武主任签字的，你说咋办？

管理处处长说：我也不知道咋办，您也知道现在请客送礼交往的难处，我只是个办具体事的人。

洪依彪琢磨一阵后和颜悦色地说：先放我这里吧，我再想想办法。

管理处处长一脸堆笑地取悦说：全公司都知道洪总既讲原则又讲灵活。

洪依彪并不接受管理处长的夸奖，而是突然问：这两天怎么没看见简直在食堂吃饭啊？是不是又猫到什么地方写文章去了？

管理处处长说：听说他父亲病危，他临时请假回四川去了。

突然，脚下颤动起来，头顶上的灯开始了晃动。

曾会计恐慌地说：洪总，地震了！

3

简直接到了同事洪依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洪依彪问：你小子干什么呢？打了六个多小时的电话都没有打通。电视上说我们老家地震了，北京都有感觉，你们家没事吧？洪依彪是简直在北大的同学又是同乡，毕业后一同进入同一机关，还是简

直可以进行心灵沟通的酒友。

简直说：没事，只是掉了些砖瓦，村子里没有死人。我正打算告诉你呢，我父亲今天走了，你到办公厅找张主任替我续半个月假吧。谢谢你洪总！

洪依彪说：那你应该好好尽孝。带的钱够吗？需要的话我立即给你打两万元过去以备急用！

简直脑子里仍然一片空荡荡的，一群村里人在院子里议论地震和简直父亲的死。一村民讲，某某女人的老公在江苏打工，女人耐不住寂寞，便长期与一位在本地做茶叶生意的人私通，除她老公外，成了全村人所皆知的艳事。地震时，这个女人正与茶叶老板做皮肉勾连，吓得没穿衣服就冲出来了。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博得一阵哄堂大笑。简直父亲的死，四川地震，一切与这些人无关，打情骂俏说骚话喝酒打麻将将是他们业余生活的一部分。简直认识大家说到的这个女人，但简直笑不起来，他脑子里只有父亲的死和如何安葬。至于地震，他没有想过也没有问过，事后他才得知这次地震的震中离自己家仅仅二百里。

4

洪依彪给办公厅主任张好武去了个非常诚恳又很幽默的电话：主任，我晚上请您吃个饭吧，您这些年一直很关心我的成长进步，我还没有表达过谢意呢！

张好武说：你财神爷请我吃饭啊？好啊，我出钱，我得感谢你对我们办公厅工作的大力支持。

洪依彪说：财务部让我分管机关财务，我能做点事还不得靠您老人家支持啊！

张好武说：刚才管理处长已经给我说了，我正准备去你办公室呢！你电话就打过来了，这样吧，吃饭的事等我出差回来再安排，你把我们存在的问题指出来，我们立即整改，在党风廉政建设和执行财经纪律面前，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带头执行。

洪依彪说：主任就是大领导，一向坚持原则遵守法规，这次就算

了，我们帮您想办法解决。怎么，您要出差啊？

张好武说：你老家地震了，0805厂虽然不在震中，也受了点损失，陈总让我带两个人先去看看情况。你想不想回你老家看看啊？

洪依彪说：张主任我太感谢您了，我们家没什么大事。再说了，0805厂离我家较远，离简直家近，他父亲昨天走了，我正好想去看呢！

张好武说：好啊，我正愁为带谁犯难呢，这样吧，你抓紧把身份证号码告诉庄秘书，让她给你订票。请假的事我让刘秘书给你们老总协商。

5

天上晴朗着有些燥热，远山近岭披着浓浓的雾。简直和孝子们披麻戴孝跪成一排迎接前来奔丧的长辈。跪的时间长了，腿和脚腕就钻心地疼痛，女儿简明和妻子董冉哪受过这罪？几次提出躲到一边休息休息，都被简直瞪眼睛制止了。要在往常，简直没有胆量对老婆和女儿瞪眼，由于这些年家庭琐事繁多，自己事业平淡无奇，其家庭地位也日渐一日的衰落。

突然，有村民过来吼道：简直，你们家来了一群当官的，开了好几辆高级车呢！

简直做梦也没有想到，办公厅主任张好武、秘书庄怡恬和财务部副总洪依彪站在了自己一家人面前，身后还跟着宏华总公司下属的0805厂党委副书记刘兴初以及县里的领导们。简直惊讶得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简直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主任，怎么好惊动您啊，我这都是家务事，我准备回北京再向您报告的。

张好武主任的秃头在阳光下泛着光亮，眼睛里放出的是从没有过的关爱和慈祥。张好武紧紧握着简直母亲的手说：老人家节哀，多保重！紧接着又握着简直的手说：我们到地震灾区来慰问0805厂的一线工人，顺道来看看你。把老人安葬好后多待几天陪陪你母亲。家里有困难直接对我讲。张好武的手很厚实与简直握得很紧、很温暖。这

一刻，简直印象中那个刻板、对上奉迎对下严格的老头儿变得很是慈祥，眼神暖暖的。简直阴沉了很久的天空在顷刻间也变暖了，太阳的光线直晃人，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简直说：我爸才六十多岁呢，他老人家没有享过我们的福，他走得太早了！

张好武从庄怡恬手上接过一个印着单位名称大而厚实的牛皮纸信封塞给简直的妻子董冉说：农村办丧事的情况我很清楚，这是我们的点心意，虽然不多，贴补一下。

洪依彪与简直重重地拥抱在一起说：简直，老人家这也算喜丧呢，你自己一定要挺住，有困难咱一起扛。说完又偷偷地往简直怀里塞了一个厚厚的信封。简直知道，这是洪依彪个人的心意，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庄怡恬与简直只是点了一下头就将眼神移开了，董冉是否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不知道，但简明不经意间看见了。庄怡恬一脸真诚地对董冉说：嫂子，我与简直是办公厅的同事，今后有事多联系，节哀啊！庄怡恬穿一身正装，在阳光下很娇艳很妩媚表情也很得体。

整个悼唁过程中，简直几次流下了眼泪，鼻子酸酸的。

在张好武手下工作几年了，简直感受到了他从来没有过的温暖，这种温暖是厚实的。

张好武一行临走前，陪同张好武一同来的刘兴初从车后备箱里搬出了几箱酒和烟，并非常诚恳地跟张好武表态：请您放心，我们已经跟县里的领导打过招呼了，一定协助简处长把老人家的丧事办好。简直在单位是处级调研员，大家习惯于将简直称为处长，老家的地方官员们也这样称呼。

6

地震并没有给0805厂造成很大的损失。

但这次四川之行却为洪依彪提供了与张好武近距离接触的良好机遇。

张好武是办公厅主任，张好武也是宏华总公司的党组常委。洪依

彪深知与张好武密切关系的好处。

离开四川的头一天晚上，庄怡恬和洪依彪陪张好武在0805厂门前的河堤上散步，张好武说的一番话就很耐人寻味。

张好武对庄怡恬说：怡恬，我要是你啊，早调你爸单位工作去了，多风光多体面啊！在宏华虽然工资收入高点，可这毕竟只是一个半机关半企业的事业单位。

庄怡恬说：主任，你要嫌我是负担呢，我走就是了，可我觉得这单位不错。我一女孩子，既不图当官也不需要发财，我只需要一个快乐轻松的生活环境。你要有机会啊，替我们洪总的未来操操心就是了。

张好武看看洪依彪，轻描淡写地说：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依彪有文凭有能力有人气，一定会有作为。

7

川北的夜晚，父亲灵堂前的三支烛光耀动着火苗。

祭师让简家的孝子贤孙们跪在父亲灵前做法事超度父亲的亡灵。祭师手里挥动着灵旗，嘴里的四川方言念念有词。跪在第二排的简明突然说：喂，大师你说什么呢？大声点我们听不太清楚。

简明这个惊人的举动着实令所有跪在地上的人和祭师惊讶无语。简直声音低沉但很有威力地对简明说：别说话！

简明说：本来就是嘛，我真的听不见！

简直回头狠狠地瞪了简明一眼。

祭师的嘴角不经意地一笑后又开始了他的诵唱。

打麻将的、吃水果的、聊天抽烟的、听戏的，把简家院子里面的气氛搅得很热闹，如果不是设在堂屋里的灵堂和父亲的遗像，让人很难感受到这个家里正在办丧事。

简直刚从灵堂陪亲戚悼唁出来，就被弟弟简来拦住了。简来指着院坝里说：哥，你看你的宝贝女儿在干什么？

简直顺着弟弟手指的方向看见，女儿简明正混在戏班子乐队里有说有笑，兴致很高地打着镲呢！打得很投入，打到兴致处，简明还试

图玩点花样，逗得街坊邻居们哈哈大笑。

简直很生气，但他不敢也不便于发作。

简直走到女儿面前声音很低但很有威力地对女儿说：你不合适做这事！

简明莫名其妙地也了简直一眼：为什么啊？他们都夸我打得好！我在学校乐团打过镲的。说完，简明并不在意写在简直脸上的气愤，仍然致力于打她的镲。

简直很无奈，女儿大了，女儿总是与众不同，女儿在大学里就是乐队的首席，女儿无意间成为了乡下丧事的一道风景。

8

张好武让洪依彪回趟家陪陪父母，洪依彪借口离家较远，抗震救灾交通拥堵，谢绝了张好武的好意。

洪依彪跟着张好武回了北京。

9

父亲的安葬仪式在淅淅沥沥的细雨中进行。

高个子祭师挥着灵旗，绕着父亲的灵柩走了三圈，嘴里念念有词。至于他说什么，人们并不在意也听不明白。祭师大着嗓门喊了声：孝子贤孙开道，起灵！

亲戚们哭丧、锣鼓、鞭炮、唢呐、乐师们制造出的声音便弥漫了整个简家湾。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十六位壮年小伙子将简直父亲的棺材抬出了简家院子。

在雨雾中，简直哭丧着脸披麻戴孝抱着灵牌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简来抱着一只公鸡跟在简直身后，妹妹简艾紧随其后扛着引魂幡，妹夫滕松巍走在第四位抱着食罐，妻子董冉抱着父亲的遗像。送花圈的人很多、队伍很长。队伍中有人敲锣打鼓还有人唱戏文，唢呐声很特别很刺耳。

一切都是按乡下的规矩办的，祭师做完法事，父亲的棺木就被一堆黄土埋了。雨仍然很小但很密，如牛毛般贴在送葬人群的脸上挥之不去抹之不去。

送葬的人在最后一声鞭炮声后散了。

简直和家人久久地跪在新坟前。

这时，远山却意外地出现了雨后彩虹。

高个子祭师对简直说：简直，这块坟地你父亲生前带我来看过，这是我们村最好的一块风水宝地。简直便掏出二百元钱塞进祭师兜里。祭师又说：简直，我主办过这村里百多场丧事，没见过这么多来客，没见过这么多花圈，没有经历过这么奇怪的天气，你简家今后一定会出大官。简直又给祭师兜里塞了三百块钱。

10

夜里，喧嚣了几天的简家院子一下子清静了下来。整个村子也静得出奇。

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一面纳凉一边扇着扇子。

简直的母亲说：儿啊，你爸走了，树死了，藤也就活不久了，明年你爸坟上长出草来，我也就应该走了！去那边陪他。

简直知道妈妈舍不得他走。就说：妈，要不你到北京去住一阵调整一下心情？

妈妈还没有表态，简来的媳妇就抢过话头说：妈不能走，我们现在这么困难，你走了家里的猪牛谁养，娃儿上学谁管？我们下地了谁给我们煮饭？

妹妹简艾很生气地说：妈又不是你家长工，为什么不能去？妈，你去住几个月，等我们新店开张了就去我家待着。我给你养老送终。

简来媳妇大着嗓门说：你哥是国家干部，你是大老板，这些年爸爸生病，你为他洗过多少衣服裤子，屎尿流在身上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我们付出多少你们不就出俩钱吗？弟媳说着说着竟然哭泣起来，

似乎比父亲去世时还要伤心。

母亲叹息说：别争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得守着你爸爸，他为你们苦了一辈子。

院子里沉寂着。

弟媳在侄子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巴掌，指桑骂槐地说：滚，讨厌鬼，滚得越远越好！

11

下班后，洪依彪约了几个搞音乐的圈里人到“梧桐会馆”喝茶谈音乐。

洪依彪告诉一位穿着和扮相都比较怪异的朋友说：咱们今天都低调一点，全国都在为地震死难者治丧呢，千万别让人背后骂我们没有教养和同情心。

一个理光头的女性当即表态说：今天我们只喝茶谈具体创作，不高调哼唱就是了！

12

父亲的坟墓安葬在屋后半山腰的一块平地里。坟墓背后是一大片柏树，坟头对面的远方是一座人字山，叫金宝寨，半遮半掩地长年被云雾笼罩着，很神秘。简直结婚时父亲为堂屋写过一副对联：天宝盈门主物华天宝，人杰临户兆地灵人杰。宽阔的河流是嘉陵江的支流，从山脚下的河谷向西掉头再向东流去，很悠闲很清澈也很从容。小时候，简直为下河游泳没少挨父亲的揍。简来结婚时，父亲又写了一副对联：门迎金银滩金银源源涌宅内，户纳凤凰梁凤凰翩翩舞堂前。父亲生前是乡村小学教师，他是真的喜欢这块地方啊！

简直、简来和妹妹、妹夫及孩子们一字跪在父亲坟前为父亲烧“七纸”，这是川北人的习俗。老人走后，后代要每七天为老人烧一次纸，烧够七七四十九天了，老人的魂魄就走远了，后代就兴旺发达。

简直将篮子里面的水果香烟白酒都拿出来摆在坟墓前，用打火机点燃已经用人民币印好的纸钱。刚要叩首时，简直的手机响了。

简直看也没看就把手机关掉，继续为父亲烧纸行三个叩首礼。

谁知董冉的电话铃声又大作起来。董冉任由手机铃声一直响到叩完头才接，原来是庄怡恬来的电话，找简直的。

电话是办公厅张好武让庄怡恬打给简直的。庄怡恬十万火急地告诉简直：必须坐当晚的飞机回北京，总公司的“一号老板”要见你，什么事情不太清楚。

13

简直单位的“一号老板”叫陈颂华。陈颂华六十年代中期毕业于东海交通大学，是中国制造业特别是武器制造方面的权威专家，也是中国经济界的风云人物，他还是电视台财经栏目的常客。据说，陈颂华接受采访时的口才，曾迷倒过好些北大清华才女。虽然简直在陈颂华手下工作了十几年，从一个普通科员到正处级调研员，听过陈颂华讲话为陈颂华起草过报告，也一同下过工厂搞过调研，但两人单独谈话却从来没有过。简直这样的处级调研员在总公司多达百人以上，陈颂华急着召见自己会是什么事呢？

简直与洪依彪通电话询问，洪依彪也说不清楚。但洪依彪坚持说：一定是好事，坏事你简直不会干也干不了，贪污受贿你没机会，包二奶养小三你没胆量也没钱。

简直想想也有道理，嘴角便流露出了父亲过世以来少有的一抹笑意。

洪依彪和简直打赌：如果你简直被提拔了，得请几个好哥们儿到“名门夜宴”潇洒一回，听说那地方与“天上人间”差不多，你得让我们开一次洋荤！

“名门夜宴”是北京顶级的娱乐场所，据说在那里消费的群体不是文艺界名流，就是商界成功人士，服务员也都是大学生，人均一次性消费过万，简直听说过但没去过。

董冉在一边听了简直与洪依彪的对话，撇着嘴说：看来你的祖坟

真的要冒青烟了！

14

简直和妻子董冉、女儿简明坐在县里派来的车上。

母亲从车外将手伸进来摸摸孙女简明的头说：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北大清华。简明懂事地再次跳下车与奶奶抱了抱，简直妈妈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妈妈又对简直说：对董冉要好好的，两口子过日子经常磕碰是正常的事，我与你爸吵了一辈子，到人死了才后悔，后悔没有让着他。记住，没事多陪陪她们，别牵挂我。又对董冉说：你们走得太急了，这次回来我没有亲手给你们煮顿饭吃。听到这里，已经一脸泪水的简直从车上跳下来，扑通一声跪在了母亲脚下：妈，等冬天了我接你去北京过年！

妹妹说：又不是生离死别，别耽误了飞机。哥哥明年还回来给爸爸祭周年呢！

母亲慢慢地将简直扶起来，理了理简直的头发说：娃儿，好好工作，简家湾就你这么一個在北京上大学又留在北京工作的人，一定不要让你父亲失望。对董冉好些，对女儿好些，有病有痛了才知道一家人是真正的亲人呢！

15

宏华工业总公司坐落在北京属大型企业。

早七点五十五分，宏华总公司总经理陈颂华的奥迪A8车如往常一样准时停在公司办公楼的大门前。

很多认识陈颂华的人都向陈总点头或打招呼，陈颂华要么点点头，要么旁若无人地径直向前走，只有保安向陈总敬礼时，陈总才点头示意一下。办公大楼玻璃门上的智能识别器就自动显示出了陈颂华的形象职务年龄一系列资料。秘书刘昊天早已等在电梯前，这是一部只有公司高层和军方领导才能使用的专用电梯的楼层号码。

陈颂华个头不高，一米七不到，六十三岁，福建人。陈颂华讲话语速很快，一年四季都理着平头，着一身夹克或者风衣。有意思的是，陈颂华的历任秘书身高都在一米八以上，学历必须是法学硕士或工学硕士以上。

从一层到九层，陈总与刘昊天始终没讲一句话。

16

简直将从老家带回来的腊肉、香肠和一些“高阳明前茶”分成六份，分别装进袋子准备上班后送给张好武、庄怡恬、洪依彪。

妻子董冉一边帮忙装袋一边说：你做这些小儿科的事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现在都时兴送消费卡、现金和高档消费品，你这些东西送车队的司机还差不多。我们打赌，你给的这些东西，三天后就会出现在某个司机的家里。

洗完澡后正在擦头发的简明说：我爸的生活理念早就过时了，一些大款为了让孩子考我们学校，捐款捐汽车，一般人就直接送钱。

简直瞪着董冉说：今后这些事别当着简明说，我希望我女儿不过早沾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这也不叫送礼，这些人到四川那么远的地方去为我父亲送行，我不表示一下行吗？礼不在轻重，这是个情意问题。

正说着，电话铃响了。

简直抓起电话，是陈颂华的秘书刘昊天打来的。

刘昊天问了一些简直父亲病故后办丧事的情况，说了几句客套话后转入了正题：明天下午到陈总办公室，陈总要与你面谈工作，具体时间我明天再通知你。

简直问什么事可以透露一下吗？刘昊天说：具体情况不清楚见面就知道了。

这天晚上简直几乎一夜未眠。简直在脑子里将进入宏华以来经历的每一件大事如同放电影般回放了一遍。陈颂华为什么要隔着几级单独召见呢？实在睡不着，他索性起床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逐渐稀少的车